

孙铭勋 教育文选

重 庆 出 版 社

孙 铭 勋 教 育 文 选

邝 忠 龄 编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重庆

责任编辑 秦树艺
封面设计 陈晓虹

孙铭勋教育文选

邱忠龄 编

重庆出版社出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插页3 字数190千
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50

书号: 7114·198 定价: 0.85元



銘勳

“用书，作一个明确的纪录”

——《孙铭勋教育文选》序

“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纪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鲁迅：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准风月谈》）《孙铭勋教育文选》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将陶行知教育儿童的方法，作了一个明确的纪录。

铭勋同志离开人间已经二十二年了。编辑出版他的教育文选，引起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激发我们对他的事业的无限追思。

铭勋同志是我国少有的幼稚教育专家之一。他师承陶行知，毕生献身于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生活教育运动出现在地平线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铭勋同志和生活教育运动同生死，共患难。生活教育运动是从半殖民半封建过渡到自由平等的国家的教育运动，它的特点是战斗的、生活的、科学的、大众的、计划的，这种教育为民族解放事业所必需，也为当今改革教育所必需。不管过去经历了多少曲折艰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最终必将在社会主义的大地上复苏，必将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早在一九二六年，陶行知发表了《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提出了改革当时幼稚园的三大弊端：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去实验，去建设一个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的主张，他认为工厂和农村是幼稚园可以发现的新大陆，幼稚园教师应当做健康之神。他带领张宗麟、孙铭勋、戴自

俺等生活教育运动的战友们，创立了幼稚教育的生活教育流派。陶行知在中国创立了第一个乡村幼稚园。铭勋一九三五年在行知幼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下，在中国创立了第一个劳工幼儿团。他喊出了“全中国每一个劳动工人的幼儿都得享受的权利与机会，”“以健康教育为主要任务，”“每个劳工幼儿都有创造的机会与能力”的呼声，他对运用和发展行知幼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生活教育运动所从事儿童心理学的实验和研究，几乎是和陈鹤琴同时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的。他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他们都应该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在中国儿童心理学发展史上占有应有的位置。已出版的几本教育史和心理学史，抹杀他们的功绩，那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的，也是不公正的。

怎样评价他们的功过，还是请读读这本真实的历史纪录吧！

胡晓风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

生活教育运动五十六周年之

际于成都

目 录

孙铭勋小传·····	邝忠龄(1)
忆当年, 哭铭勋·····	戴自俺(11)
中国人民的教育道路·····	(34)
生活教育运动在当前的任务·····	(42)
——争取生活, 提高生活	
论生活教育·····	(44)
从行知诗歌看教育	
卷头献诗·····	(50)
一 行知夫子的诗境·····	(50)
二 学“生”的孩子·····	(52)
三 学“死”的孩子·····	(68)
四 笔伐传统教育·····	(75)
五 社会变成大学堂·····	(83)
六 满鸿沟是血·····	(91)
七 一切归于民主·····	(95)
八 生来不变色·····	(100)
卷尾献诗·····	(106)
特别注重科学	

汪达之、蓝九盛、台和中、孙铭勋致陶行知·····	(107)
陶行知先生的复信·····	(108)
长留慈爱在人间	
孙铭勋致陶行知·····	(110)
陶行知先生的复信·····	(111)
幼稚教师是一种什么人? ·····	(112)
幼稚教师怎样锻炼自己? ·····	(117)
儿童教育的远景·····	(124)
幼稚教育	
幼稚教育名人巡礼·····	(127)
幼稚园的教师·····	(134)
幼稚园的儿童·····	(143)
幼稚园的园舍与用具·····	(149)
幼稚生在幼稚园的生活·····	(157)
幼稚生的健康·····	(172)
幼稚生的艺术·····	(184)
幼稚生的自然科学·····	(196)
幼稚生的生产·····	(205)
幼稚生的玩具·····	(213)
幼稚生的故事·····	(224)
幼稚生的游戏·····	(233)
后记·····	田伯萍(239)

孙铭勋小传

邝忠龄

孙铭勋这个名字，在今天的青年中间，是很陌生的。中年或老年人中间，是有人记得他的；尤其是跟他一起战斗过的老一辈或是直接受过他教诲的学生，是不会忘记他的。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律下慈爱，可亲可敬的人。

孙铭勋一九〇五年生于贵州省平坝县槎头村。他的父亲是个旧式文人，母亲是个农妇。父母把期望寄托在他这个独子身上，希望他长大之后，光宗耀祖。他还在孩提时代就表现出智力超常。初中毕业后在贵阳师范求学。五卅惨案的血花溅上了中国人民的心灵，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使得无数贵州青年踊跃向往革命，孙铭勋就在这个热潮中瞒着母亲离开了家乡。

他们跑出来的时候，以为中国既然革了命，一定大放光明。然而，眼看着帝国主义加速分割中国。贵州家乡传来的也只有小军阀混战的炮声，农村经济崩溃的呻吟。他们失望了，悲观了。孙铭勋来到上海，听到了陶行知先生教育救国的主张。就在这年的冬天，他来到南京在陶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寻求革命救国的道路。

陶先生鉴于农忙时农家妇女寄托婴儿的苦况；看到田中孩子的啼哭，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乡村幼儿园。打破了当时幼儿园贵族化的传统，主张平民化、经济化，适合于乡村儿童生活。铭勋就是在办幼稚教育上学习幼稚教育的，一边实践，一边学习和研究。

他和同志们一起办幼稚园，深受农民欢迎，深得孩子们爱戴。

因为晓庄是革命的摇篮，被国民党反动派当作眼中之钉。一九三〇年四月晓庄被封，一些革命学生被捕入狱，铭勋也在其中。多亏他的同学好友戴自俺到上海找到陶行知先生和黄齐生先生，多方营救，八月铭勋才出狱。

不久又被追捕。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孙铭勋和戴自俺两个人从燕子矶绕小道从下关搭火车转上海，铭勋一个人去皖北涡阳乡村师范当教师。半年之后，陶行知先生派他到淮安新安小学，和汪达之、蓝九盛、李友梅、台和中等人，在那里为农民和儿童办学校，为他们谋幸福，树立起新教育的旗帜，和旧的传统教育斗争。这是一场教育革命，新安小学在困难中培养出来一批批主人翁精神的创造者，后来受到封建势力反对的时候，当地农民群众起来保护自己的学校，学生自己起来办学校，后来发展成为闻名全中国的新安旅行团。

一九三四年孙铭勋回到上海，创办了劳工幼儿团。这是中国第一个为工人办的幼稚园。他在宣言书中写道：

“劳工幼儿团是要在真正的劳动工人居住区域之内，把劳动工人的幼儿集合起来，在一块儿过生活，在一块儿受教育，……这里是以真正的劳动工人的幼儿为主体，……而且无论是在形式上或实质上都要革除了传统贵族的幼稚园与传统慈善的托儿所的流弊。……使全中国每一个劳动工人的幼儿都得到享受的权利与机会。”“全部的幼儿教育，应该以健康教育为主要的任务。”“小孩子有着伟大的创造力，而孕育于劳动工人怀抱中的小孩，其创造力之伟大当更惊人。……我们要用科学的集体的力量来使每个劳工幼儿都有创造的机会与能力。”

多么崇高的愿望，多么远大的眼光！从这些话里，可以感受到铭勋对劳动人民的一片赤忱。

在晓庄幼稚园、迈皋桥幼稚园、新安幼稚园、劳工幼儿团，

铭勋都是按照他自己给幼稚教师下的定义：“具慈母的心肠，尽奶妈的责任，随时随地用教育的方法去培养儿童，”去实践的。初次离娘的小孩好哭，他整夜整夜抱着孩子摇着、哄着、唱歌、逗笑，屎一把尿一把，安慰孩子，代替孩子的母亲。他以伟大的慈母之爱，抚育劳工的幼儿，使他们健康成长，给他们传授文化知识，向他们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

铭勋主张，一个幼稚教师应该具备：

- 一、要具有慈母的爱。（不是溺爱）
- 二、要有小孩的天真。
- 三、要有医生的本领。
- 四、要有艺术家的修养。
- 五、要有科学家的头脑。
- 六、要做杂役的职务。

他主张要注意幼儿的个性，研究不同的个性，因材施教。教师要抱着为儿童牺牲的心，才能得到儿童的心悦诚服的信仰，教育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追求的是什么？是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解放。五十年后的今天来重读这些话，我们应该感到惭愧。

一九三五年秋天，孙铭勋在广西南宁教育研究院任幼儿师范班主任。在这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孙铭勋到延安学习。一九三七年三月又回到上海，在生活教育社当编辑。正如鲁迅所说：“用书，作一个明确的纪录。”他编写了近百万字的书，将陶行知先生教育儿童的方法，作了明确的纪录。

一九三九年七月，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这是继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学校、上海工学团之后的又一个结晶，育才学校的声望较前者更加宏亮。筹办育才学校，是从难童中挑选有特

殊才能的孩子入学。“使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育才学校是在中共南方局的关怀支持下诞生的。它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教职工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进步的专家学者，它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所进步的学校，革命的学校。

孙铭勋带领五人小组到各保育院选拔难童到育才入学。育才有音乐、文学、绘画、舞蹈、自然、社会等专业组。孙铭勋是社会组的主任。还在新安小学时，就是“汪爸爸”、“孙妈妈”之称，在育才学校，“孙妈妈”这个名字更叫开了。不仅是学生这样称呼他，就连教师们也这样叫他。育才的老师年轻的被称作大哥大姐，德高望重者称为先生。孙铭勋属于“先生”，但因为“妈妈”这个名号在他身上太贴切了，竟跟了他到“天涯海角”。他对学生象慈母一般的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学生跟他在一起，生活充满天伦的情趣，在他跟前象在自己的母亲跟前一样撒娇逗乐，什么话都可以对他讲。但是，他同时又是个严峻的母亲，唯恐儿女不成器，不放过一点小错误。大家对他是爱、敬、畏兼而有之，最调皮捣蛋的学生，在他温和的责备下，也变得老老实实，心悦诚服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平时一听说“孙妈妈”回来了，大家立刻向他围上去，就象铁沙向磁铁石奔过去似的。危难时听说“孙妈妈”回来了，立刻就有了主心骨。四九年冬天，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向学校进行威胁，弄得人心惶惶，个别人甚至想离开重庆。正在不安定时他回来了，说：“敌人是在垂死挣扎，正说明解放军快到了。应该迎上去，迎接亲人，迎接解放，而不是要离开。”经他这样一说，鼓舞了大家胜利的信心，团结得更紧了。

一九三九年，作为社会组主任，孙铭勋带领学生到农村去作社会调查，了解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带学生到矿井去参观，了解矿工生活的悲惨情景，以启发孩子们的阶级觉悟。一九四〇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孙铭勋亲自带领社会组的学生修一条环绕学校

的路，给这条路命名为“劳动路”。从那天开始，每天下午他都带着学生参加修路劳动，作为社会组的专业课。他说：“手上有了茧，脚上有了泡，才能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才懂得劳动的伟大。”他一边做一边进行思想启蒙教育。他又给部分学生讲红军长征，八路军抗日；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计划地培养革命骨干。

皖南事变以后，孙铭勋转移到求精中学隐蔽了一段时间。和那些贵族子弟相比较，他更加感到育才这些穷苦孩子的可爱。

一九四一年秋天，重庆地下党派一个党小组到甘肃玉门油矿办职工子弟小学。目的是利用学校作为秘密工作的活动场地，在工人中发展党组织。有人推荐铭勋，党支书田伯萍同志就派了丁酉成（现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同志去接铭勋到玉门油矿来办学。那时铭勋在兰州女子师范幼儿班工作，去接他的时候正在寒假期中。铭勋立即放弃了兰州女师的工作，留下一首诗（可惜找不到这首诗了，主题是批评女师校长不认真办教育）不辞而别，来到玉门。四二年春天，油矿小学在嘉峪关设分校，铭勋当分校主任。丁酉成同志回忆起铭勋是这样写的：

“铭勋办教育十分认真，喜欢儿童，愿和儿童生活在一起，愿为教育儿童献身。他对自己一点不关心。当时他已是一位幼稚教育专家，却从兰州女师来到这个只有低年级两个班的小学，校舍非常简陋，生活十分艰苦，他没有任何怨言。他除了教课就是写作，抓紧每一分钟创作儿童文学，态度十分严谨。记得他写了不少幼儿喜欢听的故事，写出来后，他讲给一些幼儿听，然后想方设法搜集儿童对故事的反应，一遍又一遍修改自己的创作。”

四十年代孙铭勋虽然去过玉门，去过贵州，但主要是在育才，去去又来。其间四五一四六年，曾在重庆社会大学任教，兼生活教育社重庆分社编辑。一九四七年育才迁到上海，一九四八年廖意林同志离开重庆育才以后，他主持育才工作。这时正是国民党

面临总崩溃的末日，政治上黑暗到极点，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特务们见天在校内外逡巡。更紧迫的是育才在经济上差不多断绝了来源。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坚持把育才办下去，要把几十个幼小的孩子抚养成成人，培养成为革命战士，需要百折不挠的勇气。铭勋和十几位老师一起，在党的领导下顽强地坚持着，按照陶行知先生的传统，把育才办成革命的摇篮。四九年五月正是重庆解放前夕，按照上级党的指示，育才教育组社会组的一批青年学生，由部分老师带领着向川东华蓁山地区出发，去参加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军打击敌人，另一部分师生在北碚附近的农村里隐蔽下来，迎接解放。红岩村只留下年龄幼小的学生，也有老师照顾着。

这时许多育才之友都先后受到威胁警告，募捐愈来愈困难了。铭勋四处奔走，寻求经济支援，好不容易得到一些爱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的援助，其中一位叫赵心一的，一连几个月捐给育才大米，解决了“饭”的问题。米或煤一运到，铭勋总是亲自带着师生到化龙桥江边码头上，大家一齐动手搬米运煤。教书先生和读书学生参加搬运，在今天是光荣的，然而在旧社会却是稀罕的事。

生活的艰难已不容易支持，白色恐怖又愈来愈严重，铭勋只好经常变换住处。学校的事务他多半是在黄昏时回来处理。正在饥饿严重地威胁着育才师生的时候，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辗转汇来八百个银元，送来了党的温暖。

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日夜盼望的新社会来到了。人民欢欣鼓舞，铭勋也欣喜欲狂，以为这回可以实现陶老夫子的理想，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一条我国自己的教育道路。再也不受白色恐怖的威胁，再也不为柴米油盐发愁。他草拟了一个美好的规划，要办一所规模宏大的实验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专科，一套完整的学制。为了办这所学校，他辞谢了重庆市文教局副局长的职务。他说：“解放了，应当着手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在党的领导下，办一个《社会学园》，把学校办到社会上去，深入到群众中去，

把全民的文化提高。”他忙着物色教师，筹办新学校。

一九五一年春，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展开了。因为陶先生从前拒绝国民党的控制坚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用募捐的方式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提出过象武训办义学一样不要国民党的钱。陶先生已经去世，铭勋是现任育才学校的校长，又是陶先生的学生，在有“左”倾思想的人看来，这些就是足够的罪名了。于是，铭勋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被停职反省，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被点名批判。铭勋每天坐在学校图书馆的一间屋子里写检查。他并没有宣扬过武训精神，怎样检查呢？他对党负责，也对自己负责，既没有胡乱招认，也没往别人身上推，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紧接着“三反”运动来临，铭勋又因为地下时期育才曾募捐，被定为贪污分子，被关押，被批斗，受到种种人身侮辱，因而被迫自杀，经抢救未死，被定为破坏运动，以自杀叛党的罪名开除党籍。不追究那些无视法制，任意侵犯人权的人的罪责，却对一个无辜受屈的被害者进一步定罪，这是民族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运动结束，经多方证实，铭勋无罪释放，调西南文教部搞编审工作。一九五三年因大行政区撤销，铭勋调到西南师范学院工作。

经过几年“运动”的折腾，这时终于安定下来，精神上得到休息。铭勋遭受了莫大的委屈，精神和身体都受了极大的摧残，他是否悲观、颓唐了呢？不，他不悲观，不消极，他对党对人民的忠心，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可以对天地日月，并没有一点动摇。办学不成，教书也是好的，也是一个教育工作战斗岗位。那时国内的大学，除了华东师院，没有开《儿童文学》这门课的，道路得自己来开辟，自己来编写讲义，可供参考的资料很少。但是铭勋有数十年丰富的儿童教育实践经验，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经验，他最善于运用儿童文学——故事、童话、儿歌等——教育儿童，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于是，他又将全副精力投入备课。着手搜集资

料，阅读和分析作品，写讲义，经过大半年艰苦的紧张的脑力劳动，初稿写出来了。

铭勋讲课很受欢迎。在教育系他本是为“学前教育”的学生授课，但是许多“学校专业”的学生也自动跑来听课。因为教室容纳不下，曾经禁止，可学生仍然偷偷地来听课。后来，中文系提出文学课应该属中文系，儿童文学也是文学，所以中文系应该开《儿童文学》。领导决定教育系中文系都开《儿童文学》，铭勋让他们合起来上大课，组织关系改在中文系。

铭勋讲课很生动，内容非常丰富，是个出色的教师。他不是照着讲义念，他把讲义夹在胳膊窝下，或是摆在桌上，在讲台上踱来踱去地讲。他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常常在分析作品的时候把故事、童话讲给大学生们听，或是朗诵儿歌，他的语言精炼而且规范，富于音乐性和幽默感，尤其吸引学生的是：当他叙述故事的时候，在听众面前竟出现了活生生的儿童形象，那么天真纯洁，使人不由得动了感情，自己仿佛也变成了儿童。

铭勋的讲授在学生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当时听一遍就能熟记在心；几十年后还能记起他讲课的内容，甚至记得起一些话。

铭勋对青年学生也是很热情的关怀和爱护。他除了讲课，还给学生修改稿子，指导论文。晚上常有学生到他家中访问。无论他工作怎样紧张，只要见到学生来了，总是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陪着学生谈话，谈笑风生。一旦发现勤奋学习、出类拔萃的学生，他总是热情地鼓励和支持。在他的启发诱导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高。为了更好地提高专业水平，成立了儿童文学科研组。

铭勋教的《儿童文学》课，不仅在西师有较大的影响，在国内其他大学也有影响。有一次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有个学生叫卢济恩，五七年四月在南开大学资料室见到铭勋的《儿童文学》讲义，很感兴趣，就写信来向铭勋要。铭勋自己手头没有，向学生借了一

本寄给他。

铭勋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即陶夫子的教学做合一。尽管他自己有数十年丰富的儿童教育经验，对儿童心理很熟悉；但他在讲《儿童文学》的几年中间，总是坚持到儿童中去调查研究。他经常到西师幼儿园去参加教师会议，去听取，有时也发言。他搜集、编选儿歌、故事，供给幼儿园的教师使用，对儿童作细致的观察。他通过小学教师了解小学生与儿童文学的关系，有时他深入到电影院儿童专场，坐在孩子们中间，和他们一起看电影，观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亲自讲故事给小学生、幼儿听，他给自己的小女儿搜集了许多儿歌，抄写在本子上，集成几本。每天晚饭后小憩半小时，就给女儿念诗讲故事，拿孩子作试验。孩子听他讲，好象吃美味佳肴似的，兴奋激动，两只眼睛亮晶晶的，听得津津有味。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就自动写起诗来，上大学时志愿填的中文系，毕业后醉心于文艺创作，铭勋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因素。

五七年“反右”斗争中，铭勋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划为右派，剥夺了讲课的权利，劳动改造思想。这时有至友问他：“你的思想上如何考虑？”他说：“错误是个别现象，我对党还是坚信不疑。”但是，工资降低使他生活艰难，超体力的劳动使他本来虚弱的体质更加虚弱，勉强支持到六零年，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终于在六一年一月，春节前夕，离开了人世，死于饥饿。临终时身边无人。妻子因受他的株连，也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在农村。孩子才几岁，早上喊爸爸喊不应，还不懂得是“死”了。死时五十六岁，“过早地离开了他一生所追求所向往并为之而奋斗的新中国！”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一生为国家民族造就了众多的优秀人才，孙铭勋就是陶先生的出类拔萃的学生中的一个。从1927年他在陶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求学起，直到1961年离开人世，三十四年中间，为了唤醒人民群众的觉悟，他追随陶先生，坚持在